

心累

阮邦耀校長

美國電視劇集《迷》(Lost)上有一有這樣一個片段：主角積克(Jack)是一位很有理想、抱負和能力的醫生，在一次為病人進行手術的過程中，他犯了一個明顯錯誤，可是，他竟為着面子的緣故，不擬補救，事後還抱怨即場提點他的醫生父親。積克對面子的執着，不單險些斷送了病人的性命，亦幾乎賠上了自己追求夢想的努力和美好的前途。太在意面子，令自己在思想上產生負面的壓力是一種心累。這心累影響了積克的判斷，令他不自覺地作出不當的行為。

書本上記載了一位書法了得的洪川禪師的故事。洪川禪師擬為寺院寫一幅「第一義諦」的牌匾。他接連寫上八十四幅都不滿意，原因是他有一位磨墨的弟子在他身邊，這弟子性格坦率和眼光銳利，每次當洪川禪師寫完一份作品後他都不留情面地作出批評。洪川禪師很在意這位弟子的眼光和評價，心有所忌而表現失準。終於，洪川禪師趁着這名弟子一次暫時出門的機會，在心無所羈的情況下大筆一揮完成了一份如神品般的傑作。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和自己的得失是另一種心累，導致洪川禪師無法發揮自己應有的潛能。若積克和洪川禪師能拋開心累——拋開因別人評價、期望和個人得失對自己造成的思想羈絆，便能心明如鏡、專心致志，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創造卓越的成就。

事實上，我們並非聖人，我們的思想裏都積存着大大小小的心累，每人的心累亦各有不同。我得知一些同學，由於與父母的關係不好，在家溫習時雖然父母善意地作出問候或提點，

自己卻驟然覺得心煩氣躁，並以惡劣的態度回應父母的關懷。這不單傷害了父母的心，亦影響了自己的學習成效。事後，當心情平伏下來才覺得後悔。我遇過一些同學，不知為何，總對個別同學特別感到不順眼，常常在相處時，不自覺地在言語間不尊重甚或奚落對方。雖然當時自己沒有在意，但事後想起，卻又滿有歉意。我見過一些對考試特別緊張的同學，常常到了接近考試的日子便出現身體毛病，這包括肚瀉或抽筋等的徵狀，結果無法參加考試，無法取得應有的成績，更遑論發揮超卓的水準。

我們可以放下心累嗎？我在讀預科當年，生活樸素簡單——住在新界的鐵皮屋內，蛇蟲鼠蟻無處不在，冬天也特別「清涼」；沒有充裕的零用錢，只有踢足球和聽音樂兩種簡單嗜好；與同學和家人相處雖不至如沐春風，卻沒有煩惱；每天放學回家的主要任務都是溫習，雖然老師沒有要求繳交功課卻能完成全部的課後練習。空餘時間都是在思考如何學習得更好，想到便做，身體力行，成效也特別高。當時我沒有多想自己的生活是否清苦，沒有多想父母和師長的期望，也沒有因家境貧窮而自慚形穢，只覺應盡己之力，將眼前的事做好。結果，我從學習上獲取的滿足感很大，考試成績也令人滿意，並成功考進大學，修讀自己喜愛的學科。

此外，十多年前，學校工作繁多，難題也多，自己又正在兼讀博士學位課程。當時我對西方管理特別有興趣，為着深入了解一些理論和實踐，每晚在「飯後三千步」時，都會帶着一張資料，內容是預先從書本或文章中節錄的理論架構和重點，在步行時反覆思考理論的優劣和對照自己的經驗，除了涉及步行時思考的難題外，一切學校和生活上的困難均拋諸腦後。當時心無旁騖的清明感覺，使我不單能準確批判和透析一些理論

的弱點；能了解一些主要管理理論的實用性；更能找出自己的心累和追溯到這些心累的形成過程，並逐步將它解除。回想過來，這階段又是我的學習人生中一段美好和重要的時刻。

學校今年的周年主題是：「尋夢摘星現真我」。學校鼓勵同學擁有自己的夢想，並努力去築夢，從而展現真我。田中擁有優秀的學生，擁有卓越的老師，亦擁有出色的家長和職工，彼此同心同德，為學校盡心盡力。目前，學校的成就和同學的表現均受到社區的廣泛認同——2010年9月開始中一級全級轉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同學於不同的公開比賽中所獲獎項和成績是歷年之冠；師生們在十五周年校慶綜藝晚會上特別是英語音樂劇的精彩表演令每一位在場人士都感到振奮和驕傲。換句話說，我們在這尋夢摘星的路上，已有頗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反躬自問，田中可如何進一步突破，繼續向前？我相信，當我們都能知悉、透視和釋放自己的心累，每一位田中人便可以進一步突破自己，在自己的崗位和職份上精益求精和再創高峰。讓我們放下心累，在這尋夢摘星、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再邁步向前，活出真我。祝福田中，祝福每一位田中人。